

老成一棵冬天的树

◎王国梁(河北保定)

冬日午后,我在路旁等车的时候,忽然看到路对面的一棵老树。那是一棵老树,叶子已经落光。我与这棵树面对面,觉得它与我在眼神交会。我深情地注视着它,它温厚地凝望着我,彼此好像失散多年的风雨故人,气质风貌那么相似。

我想起几天前,大家在中学同学微信群里谈论起“老”的话题。我们这群人,已经迈入“老”的门槛,虽然大家都不服老,但“中老年人”已经是撕不掉的标签。直面现实,不再盲目与时光对抗,也是一种勇气。有人说要老成一朵花,有人说要老成一片湖,有人说要老成一座山。我觉得老成一棵冬天的树,是最理想的状态。花容易枯萎,湖太过安静,山又太过沉稳,冬天的树则最相宜。

对面的这棵树,繁华落尽,瘦削冷峻,底蕴丰厚,风骨毕现。它的气质淡然从容,似乎早已做好迎接冬天的准备。风霜冰雪正在来的路上,那有什么要紧,漫漫岁月里,它经过了多少场风霜,迎战过多少次冰雪,所有的经历都印刻在年轮里,化作时光沉淀的智慧。沧海一声笑,滔滔两岸潮,如今这棵老树只剩下平静和旷达。浮沉且随它,起落寻常事,枯荣都自在。一个人如果老成这样的境界,算是无比通透了。

一个人老成一棵树,是有境界的。岁月赐给我们衰老和皱纹,这是生命的无奈,我们无法拒绝。但与此同时,我们也会收获练达和从容,经验和智慧。一个人老去的过程,应该是一棵树删繁就简的过程。树叶凋零,是在为生命做减法,减掉繁复冗杂,减掉种种欲望,减掉重重枷锁,最终只剩下简洁清瘦的枝干。一棵冬天的老树,凸显的是风骨和气节。容颜的苍老,与气质的淡然是合拍的。

一棵冬天的树,身姿挺拔,枝干笔直,沧桑而不油滑,通达而不世故。我在一些场合,见到有的老人,明明满脸沧桑,一双眼睛里却满是计较和算计。他们浑身是刺,谁碰到他们的刺便不依不饶,百般较劲。别人老成了一棵树,他们老成了一蓬乱草,狼狽而仓皇。而有些老人,真的老成那冬天的树。我欣赏杨绛先生老年时的状态,淡定从容,优雅沉静。还有艺术家黄永玉,虽然被称为“老顽童”,但是他的天然率真是历经沧桑后的本色再现,他的乐观豁达是繁华落尽后的返璞归真。我们这些奔“老”而去的人,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老去的姿态了。

老成一棵冬天的树,删减的是繁复的欲望,留下的是风骨和气韵。



远去的岁月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秋天的庄稼

秋天,地里的庄稼一天一个样儿,发黄发红发黑,饱了,香了,熟了。下地摘棉花,摘绿豆,伏身在田垄里,和庄稼一起,被风刮着,被太阳晒着,被白茫茫的棉花挤着,被黑腾腾的绿豆荚抬着,被它们的香气噙着抱着,人会有一种飘荡如飞的感觉,和庄稼、杂草以及野花们因单薄而清纯的色彩缠绕在一起,脑袋空空明明,忘了自己是谁。

摘棉花的人,腰系粗布花包,双手不停地在枝杈间上下挪动,十个手指一齐上,捏紧暖烘烘拱手指肚儿的棉花絮儿,把它们从裂开五瓣的干花壳儿上拽下来,青紫间杂的棉花叶子,有点甜有点涩,风中摇动一地细碎如玉的声响,把人里里外外泡个透。

摘绿豆时拿个小草筐,搁地垄里不压庄稼。左手捏着豆秧子,右手只拣黑荚子摘。摘绿豆手要轻,不能伤了上面那层滚成疙瘩的花儿。绿豆性凉,偏是脾气躁,浑身上下披一层白毛儿,直往身上粘,粘到哪儿哪儿刺痒。绿豆的气味儿深藏不露,风也扬不起来,雨也淋不出来,再毒的太阳也晒不出来,只有上磨的时候,才被石磨一股一股推送出来;擀

面条儿的时候,被擀面杖一片一片擀出来;下进滚水锅里煮豆花的时候,被翻腾的水花一朵一朵喷出来。摘绿豆的快乐是听响,摘够把,手一扬扔进筐里,啪啦啦,豆荚砸着豆荚,震动熟透的豆籽儿,细细碎碎如同情人重逢,柔柔和和又似慈母别子,一声又一声,洒落在人的心上,拱开无数坚硬,青绿了长长远远的岁月。

离乡多年,听说乡亲们现在不种绿豆了,种花生,种辣椒,也种棉花。良种花生不爬秧,花生果结在根部碗口大一块儿地方,刨下来抖抖土,晒干垛院子里。小辣椒一簇一簇朝天红,种麦前连秧子薅下来,晒干也垛院子里。摘棉花得趁露水,带壳儿往下拧,晒干上茨子圈起来。等到夜间或冬月人闲的时候再摘,这摘法儿和先前已是大不相同了。有星光的味道吗?有月光的味道吗?有风刮过旷野、太阳晒着庄稼的味道吗?我想是不会有,有的只是明亮的电灯光,有的只是对收成高低的精打细算。当然也有干枯的花壳儿和辣椒把儿硌在手指上的感觉,有茎叶不曾霉变的干香,丝丝渗进剥摘之人对远方打工儿女的思念里……

歇歇儿

“歇歇儿”的意思就是休息一会儿。“休息”这个词儿,咂摸起来远没有“歇歇儿”鲜活,它没有太阳味儿,也不能被流动的风吹起。它灰暗不明,可以指下岗、免职、退休,甚至还是死亡的近亲。而“歇歇儿”是干活儿干累了、走路走乏了,停下来歇会儿,它是汗气腾腾的下力人的专有名词。它让人想起细风中的柳枝子,想起被阳光晒软、茎梗湿亮的草棵子。

撂开腿一口气儿跑他十几里路,人走累了,随便往路边的草窝儿沟坎上一坐,一双脚特别是脚脖子酥酥的、麻麻的,那种感觉如烟漫水涵,顷刻间弥散开来,说不出的松爽惬意,就像是贪杯之人酒瘾上来的时候灌了二两老白干儿。更惬意的是春二月,下地去和坷垃粪土打交道,趁饭劲儿猛干一阵子,小晌午,人也乏了,把手中的钩担、箩头或是铁锨、老虎耙子之类往地上一扔,靠在地边的排水沟岸上,要么干脆枕着胳膊躺在地山沟里,俚鼻子蹭脸和

人亲热的,是或铁或木的工具与土地相碰撞、砸得阳光四溅的声音;是一窝子一窝子草根断裂,撩拨得人从喉咙里脆甜到心里的声音。抻胳膊叠腿儿,人把自己舒展在天光下,舒展在簌簌刮过坷垃糝儿的野风里,似睡未睡之际,只觉得那个穷苦劳乏的肉身,变了被风淘洗得轻爽无比的豆荚子。

若是伏天或是数九寒冬,干的又是大重活儿,歇歇儿就别有一番滋味了。割麦收秋,几个来回下来,人的腰像断了一样,歇歇儿时往庄稼铺子上一躺,抱着膝盖来回翻,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气来。冬天送粪,人饿地又虚,铁轱辘钻进土里,曳车的人身子弯成弓,头一点一点往前挣,那个累呀,说“筋断力出”一点儿都不过分。好容易盼到歇歇儿,风一刮,汗水湿透的衬衫冰凉冰凉贴在皮肤上,又冰冷又腻味的感觉实在不好受。歇不多大一会儿,不等谁喊,人就被冻得急着起来干活儿了。

老师,你伤害了她

◎刘泽琴(四川绵阳)

今天,办公室的同事推给我一则视频,是一个40岁的远嫁女儿隔着监控喊“爸爸”,无论黑夜白天,父亲无论在干什么,都会不厌其烦地回应她。那一声声“爸爸”落在了老父亲的心上,那一声声应答也落在了观众的心上。这让我想起了课堂上那个神情落寞的小女孩。

那是去年的一天,我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屠格涅夫的散文《麻雀》。讲到鸟妈妈舍身救子的片断,我延伸到生活中妈妈对孩子的爱,让同学们说说自己与妈妈之间的故事。孩子们热烈地讨论着,纷纷举手讲述自己和妈妈之间的温暖片断。在那些兴奋的小脸庞里,一个叫小雨的女孩眼神呆滞,一脸落寞。我依稀记得她奶奶说过,她是单亲家庭,也许是触到她的伤心事了。

下课了,值日班长到办公室找我,郑重其事地说:“老师,我觉得你伤害了小雨。”我有点诧异,询问:“怎么啦?”他说:“因为小雨没有妈妈,而你提到了妈妈。”我有些无奈地说:“那好,你让她到办公室来吧!”

不到两分钟,小雨号啕大哭着和另一个女孩来到办公室。“怎么啦?”我拉过小雨的手,关切地问。她用手指着同来的小女孩,抽噎着小声说:“她说我没有妈妈。”同来的小女孩满脸惶恐,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。我看看同来的女孩,轻声询问:“你真的这样说了吗?”小女孩默默地点了点头。“你知不知道这样说会让小雨伤心吗?”我说。“我不该这样说的,老师。”同来的女孩小心翼翼地道歉说:“那就给小雨道歉吧!”我提议。女孩真诚地说着“对不起”,小雨哭着说“没关系”。

让同来的女孩离开,我给小雨擦拭着眼泪,问:“妈妈最后一次见你是什么时候?”

“我两岁的时候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揪,正是贪恋母爱的年龄,怎么忍心呢?

“后来见过妈妈没有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知道她在哪儿吗?”

“知道,她在山东威海。又生了弟弟妹妹。”

“妈妈给你打过电话没?”我继续询问。

小雨一边抹眼泪一边摇头。

我该怎样安慰她呢?妈妈,一个亲切的字眼,却是小雨内心的遗憾。我的大脑飞速旋转,该怎么抚慰这颗小小的心灵呢?

“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?”

“挺好的!”小雨回答。

“虽然妈妈不在你身边,但她一定也是爱你的。大人也有无奈的时候,你要理解妈妈,把妈妈放在心里默默地记着。认真学习,健康成长,等你长大了,妈妈或许会来找你,你也可以去找妈妈。你说好不好?”我安慰着小雨,告诉她:“下一次想妈妈了就来找老师,老师替妈妈给你一个爱的抱抱!”

看着小雨逐渐远去的背影,我的心里一阵悸动。愿她在没有妈妈相伴的日子里,也能好好长大!